

国庆长假期间,人们纷纷外出旅游。为增加见闻,扩大眼界,我也回老家攸县同岭笙塘铺走了一趟,想看看家乡近些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。

笙塘铺本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偏远山村,只是在1949年8月10日,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这里打了一仗,人们才知道了它的名字。当时,国民党白崇禧部正在逃离大陆,他们从长沙出发,沿着醴陵、攸县、衡山、衡阳这条道路往南撤退,后来实在跑不赢了,才铤而走险,在笙塘铺至邻村六十分方圆几公里的地段设下埋伏,给了解放军四野136师一个突然袭击,解放军因此遭受重大损失,牺牲154人。解放军立即进行了猛烈反击,经过一番血战,国民党军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,丢盔弃甲,借着夜暮的掩护,拖着全部死亡人员的遗体逃走了(见攸县县委宣传部、攸县档案史志局2009年编印的《牢记历史 不忘先烈》一书)。

由于战事正紧,解放军勿勿埋葬了牺牲战士们后,就追赶国民党军去了,安置烈士后事的任务也就落在了地方组织的头上。上世纪90年代,笙塘铺、六十分

战场的人们自发掀起了一个悼念英烈的高潮。通过修筑陵墓、立纪念碑、出版纪念刊物等举措,表达对烈士的敬仰与怀念。烈士们牺牲的地点分布在附近二十几个山头,所以筑墓时将遗骸作了适当的移动和集中,但墓葬群仍有四处之多。坐落在我老家笙塘铺景新堂生产队前小山岗的这一处算是最小的了,内中安葬了七位英烈的遗骸,故称之为笙塘七烈士墓。

走进陵墓区,新修的墓家全用水泥筑成,朴素大方,碑上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八个大字苍劲有力,周边植以青松翠柏,更显庄严肃穆。尤使我感动的是,墓前陈列着许多香烛纸钱,这是附近群众谒陵时供奉的祭品。旧中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处于对立状态,以我小时的见闻为例,只要发生战争,总有散兵游勇就从攸醴公路(现名106国道)走来,抓伏掳掠,干尽坏事;在武力威胁下,老百姓不敢说半个不字,只能战战兢兢地乞求“老总”“兵爷们”手下留情。兵爷们走了,老百姓才会对天骂街,诅咒这些当兵的是土匪,是“炮子煮的”(指他们会被

发出煮粥时的响声一样的乱枪打死),不得好死,以发泄胸中的愤懑……而现在老百姓却主动为解放军烈士筑墓树碑,四时拜祭。

解放战争已经过去了70多个年头了,人们仍没有忘记烈士们的恩情,这与旧社会人民群众对待当兵的人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,对正义之师的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爱戴与信任。

置身陵墓间,只觉得浩然正气澎湃激荡。我想起了一些与战争有关的诗文,如“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园梦里人”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耳”等等。我敬仰英勇忠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,也赞颂爱国拥军的革命群众。有这样的军队,这样的人民群众,试问天下谁能敌?

告别七烈士墓,走下小山岗,前面就是我老家的所在地,一栋栋白墙灰瓦、小巧精致的民居坐落在满眼青绿的山坳间,俨然白色的珍珠撒落在绿色的盘子里,是大自然与人工合作制造的一件艺术品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因工作原因,我们全家都迁徙到了外地,但我热爱我的

故乡。我们攸县人,历来都很注重自己的住房建设;衣食住行条件的好坏,关乎生活的质量,谚云:“活着一栋屋,死后一副木(棺材)。”人们将建造住房摆在很高的位置。

旧中国经济条件差,贫苦人家的住宅一般都以泥砖或干打垒作墙,茅草盖顶。新中国成立后,经济条件稍一好转,乡人就忙着给自己搭建一只栖身的窝。记得改革开放前夕,我到老家探访过一次,看到家乡人家家户户都筑起了砖木结构的瓦房,高兴得乐不可支,回到单位逢人就说起此事,并引以为荣。不料,一位熟悉我的领导同志却善意地给我泼了瓢冷水。他说,攸县建造新房的成绩固然可嘉,但标准还需提高。他用了三句浓缩的话概括当时攸县人新建住房的特点,即“房子新,式样旧”“面积大,里边空”“竹木材料多,钢筋水泥少”,并作了具体解释。意思是,房子虽然很新,但仍旧是老式的四栋三间,民间所谓的一把锁模式——攸县民居的一种模式,四栋之间,中间正厅,两边子间,大门上一把锁常出入,形式如同民间的一把铜锁——与现



整洁如新的攸县村落民居



六十分烈士陵园

真情

章 舒

章 舒

章 舒

章 舒

章 舒

章 舒

章 舒

章 舒

章 舒

章 舒

与豆腐有关的往事

尹建英

好水出好豆腐,这话一点不假。我的家乡炎陵位于罗霄山脉中段,山色灵秀不说,泉水更是纯净甘甜。用这泉水做出的豆腐,口感自然与众不同。炎陵大到五星级酒店,小到快餐摊都会做一道“神农豆腐”,孩子对其念念不忘,每次从外地回到家乡,总要点上一份过过瘾。

如果你到过炎陵的神农谷溯溪,一定对溯溪游道沿途设置的豆腐坊、榨油坊、糍粑坊、酿酒坊等印象深刻。看豆腐坊磨磨豆腐的过程是十分新奇的事情。用最原始的动力设备来推动磨磨黄豆的石磨,古老的水车做传动,水车转动,碾车的转轴也被带着一起转动,于是石磨也跟着转动起来。从上倾泻而下的山溪水永不停歇地奔流,石磨上浸泡好的黄豆连同山泉水,不急不慢地一起经过石槽变成乳白的豆浆,煮过后可以直接喝,也可以加上石膏水,变成热腾腾的豆腐脑。许多外来的游客,几上神农谷,贪恋的不仅仅是满目苍翠的绿,还有让人流连忘返的舌尖美味。

“卖豆腐啰,卖豆腐啰……”儿时的记忆里,村里的耀云叔每天一大早都会挑着豆腐箱子,码着六板整齐的豆腐在城上、背里、长路排、幸福组沿街串巷吆喝叫卖。隔三差五还会去到附近村落,从老家门口右边的小路蜿蜒而上,穿过三个山塘到隔壁的苏州村。听到这声音,乡亲们会拿出一个大碗或一个水瓢,端两块尚热乎乎、颤巍巍、水灵灵的豆腐。端了豆腐的人家路上遇到熟人时总要略带自嘲道“没嘛嘛菜食(客家方言没什么菜吃的意思),煎两块豆腐炒辣椒”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农村,一元钱两块的豆腐也算餐桌上的“罕见”品,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舍得慷慨“解馋”的,农村人平时饮食节俭,总能就着菜园里现成的菜和坛子里的菜干对付着一日三餐。某日如果被母亲吩咐端几块豆腐,我一定早早站在家门门口候着卖豆腐的耀云叔,瞪着眼睛、竖着耳朵,听着吆喝声由远至近,生怕错过。端到手的豆腐,洁白嫩滑,豆香扑鼻而来,稳稳当当地把豆腐放在灶台上,我似乎已经品尝到了似的,有一种简单的快乐与满足。

那个年代,田上是没有一刻闲着,没有一寸荒着的,家家户户都要在稻田埂上、果树下的空地、暂未成器的菜地旁、羊肠小道、

转角巷里种上豆子。当晚稻还未掀起金色波浪,大豆就先给稻田镶上了金边,收获的黄豆总能带给乡村的孩子诸多惊喜。

做豆腐、煎豆腐,是过年的必备,通常也只在农闲冬至后才做,当整个村子弥漫豆腐香,我们就知道年不远了。做豆腐是一门技术活,程序复杂,还大有学问。经验丰富、技术老到的人,一斤黄豆能出三斤半豆腐,技术差、火候掌握不好的,可能一斤半都出不来,而且豆腐还老,不鲜嫩。母亲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农活好手,常被请去当蒸酒、磨豆腐的“教导员”。

“腊月二十五,推磨做豆腐。”一年一次的做豆腐总是特别隆重,如果年豆腐做得特别好,母亲会非常兴奋地打来电话说好兆头,明年运气不会差。如果不太理想,母亲也会来电提醒出门在外,为人处世要小心谨慎。于是做豆腐从浸黄豆、磨豆子、煮豆浆、兑石膏水,一步也不敢马虎。洗好的豆子通常要浸泡一天一夜,等充分喝饱水后,用石磨磨出奶白奶白的豆汁,加山泉水倒入大铁锅煮,煮得沸腾后,将豆汁倒入白色的布袋,用力挤压滤渣,留下细腻的豆浆。之后便是最关键的一步——点浆,所谓点浆,即将事前在灶里烧热的石膏按一定比例研磨成石膏水,给豆浆加入凝固剂。剂量不能多也不能少,融合的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,温度要掐算得刚刚好,石膏水倒入豆浆盆中迅速搅匀,盖上锅盖,焖几分钟,豆浆就变成豆腐了。母亲掌握点豆腐的火候,除了经验,还会用一根筷子垂直地落下检验,当筷子能稳稳立住时,就可以上箱了。把水豆腐舀到用洁白的纱布铺好的方正豆腐格板箱里包裹起来,静静放置几个小时,等多余的水分沥干,水豆腐就大功告成了。母亲做的水豆腐特别厚实、嫩滑,做出来的霉豆腐更是全村一绝。

在炎陵人的口中,豆腐谐音“都福”“都富”,寓意着大家都福禄安康、都富起来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绝大多数农户早已不再靠凿口袋的几块钱,已经实现了小康的梦想,也很少再有人自磨豆腐了。虽然年远的母亲每年总要叨叨今年不做豆腐了,跑回老家的油钱都够买一年的豆腐了,还难收拾物件,可每到冬至总还是忍不住重新操起大铁锅、豆腐磨坊、豆腐箱板……

赶 场

刘友良

株洲的“赶场”就是赶集,在我的老家邵阳叫赶圩。我小时候没有赶圩的经历,我的家在五丰铺,那是县里最大的镇。

离我家最近的场在均坝,逢五、十是场日。每到场日,天一亮,人们就出门,陆续继续,就如地上掉了一颗糖,单个或三三两两的蚂蚁径直朝那个方向奔去。

如今,交通的便捷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,年轻人爱上大超市,“赶场”这个乡村传统,自然由中老年人在传承,他们或将蔬菜、家禽、鱼虾等拿去变卖,或去采购生活用品以备家庭日常所需。

一天,正逢场日,婆婆提着几只公鸡去阉,我便一同前往,想去目睹赶场的盛况。

走了几里路,再翻下一个坳就到了,映入眼帘的景象似曾相识——密密麻麻的人影,堆积如山的货物,洋溢脸上的喜悦,就如家乡过年一样。马路边有几个门面相连,门面前是一片空地,空地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日常百货,品种丰富得令人意外;堆放也很整齐,井然有序地向道路上延伸。公路俨然变成了街道,过往的人们在中间慢悠悠地来回穿梭。

这就是一个露天的大市场。最打眼的是衣服摊,钢架上挂满了各式服装,色彩斑斓,款式粗看时尚,细看质地差,价格低廉;刚出生的小鸡小鸭们真可爱,上百只簇拥在筐里,一身嫩黄的绒毛,乌黑的眼睛滴溜溜地转,好奇地张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,嘴里发出细碎的鸣叫;场上肉摊多,且肉摊前聚集的人最多,少之几块钱,多则上百块,买者挑肥拣瘦,卖者故作大方,不用多久,挂在铁钩上的一头猪就被瓜分掉了,屠户用油腻腻的双手清点钞票,一脸丰收后的喜悦;小木凳,小木椅,各种篾器在老汉们的脚下安静地躺着,简单的材料,经慈实的双手慢慢编织、打磨,文理清晰,散发着最原始的光芒,映照在篾匠老人

沧桑的脸上——我买了一个圆形的竹盘,想着盛些野菊花,金银花等放在太阳下晾晒,定是方便而惬意的;水果被一车车地拖进来,红橙青紫,娇艳水灵,一个个被眼尖的主妇们挑了去,空箱子在路边垒成了墙……方圆几里的人们云集在此,都是一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,在场上碰到难免要问候寒暄一番,爽朗的笑声此起彼伏。还有土蜂蜜、土鸡蛋、火培鱼、酸枣把把、当季的菜苗、农具等乡村元素,也是城市的稀缺物,在这里一一呈现。

一天,路口突然众声嘈杂。我出门一看,原来前几天有人来场上做电高压锅的宣传推广,只要填一份资料,交三百块钱,就可以领走一个电高压锅,据说厂家的目的是做宣传,待下一个场日将退回三百块。花婶和细婢乐呵呵地提着高压锅回来了。好不容易熬到赶场,她们一大早就向均坝赶去,可从头到尾找了七遍都不见那些人的身影,方知上当受骗。

花婶从家中提出高压锅,大家一看,锅身上贴着标签,只有“高级电高压锅”几个字样,典型的三无产品。有人在网上一搜,“美的”牌电高压锅才两百多一点点。两个妇人又气又羞,涨红着脸,在路口对天咒骂,恨不得将骗子家祖坟骂得冒烟。

正在这时,有个人经过路口,手中提着一袋砂糖橘,听后笑着戏谑:“你们两个莫气啦,一个屋里是包工头,一个是农家老板娘,三百块钱算什么啰,就算用三百块钱买了个教训,还送了个高压锅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当然也没有免费的高压锅,你们这还算好,有些人被撮起花七千块钱买净水器呢。来来来,吃橘子,吃橘子,消消气……”

橘吃完了,人们渐渐散去。一条黄色的小狗低着头,摇着尾巴,在地上嗅来嗅去,橘子皮在冬日的暖阳里泛着金光。

自行车上的旧时光

章 舒

如今,走在街头,自行车的身影寥寥,除了那些色彩斑斓的共享单车,更多的是电瓶车、摩托车和小汽车在道路上穿梭。它们带着现代生活的快节奏,呼啸而过,而自行车似乎渐渐被时光遗忘在了角落里。

然而,我的记忆却时常飘回到小时候。那时的街上,小汽车并不多见,自行车是人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它们宛如城市的精灵,铃铛声交织出生活的旋律。我爸爸那辆凤凰牌自行车,承载了太多回忆。那是妈妈结婚时的陪嫁,它就像一位忠实的老友,陪伴着爸爸度过了三十年的岁月。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,车把被磨得光滑,车身的漆也掉了不少,但这些反而让它更具韵味。

那辆自行车,见证了父母的爱情,也见证了家庭的变迁。爸爸骑着它上班、买菜,后座上载过我,也载过沉甸甸的生活。直到2020年,它才被一辆电瓶车取代。每当想起那辆自行车,就像翻开了一本旧相册,那些温暖的画面扑面而来,那是属于我的旧时光,简单而美好。

还记得小时候,我连坐在自行车后座都坐不稳呢,爸爸贴心地找木匠师傅在横杠上加了个小坐凳,我坐上去,尺寸刚好。骑行在路上,爸爸有力的双腿有节奏地蹬着踏板,自行车如听话的老马稳步前行。路边的树木迅速向后退去,风在耳边呼呼作响,带着田野的芬芳和市井的烟火气。

有个下雨天,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回家。我们穿着那种母子雨衣,大大的雨衣有着两个“脑袋”。我在雨衣下好奇地探出小脑袋,就像从洞穴里冒头的小兽,满心欢喜地感受着雨中的世界。这一幕被邻居瞧见了,他笑得直不起腰,打趣说我俩就像袋鼠,两个模样相似的脑袋。至今,那笑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,那有趣的画面如同昨日。那辆带着小坐凳的自行车,和那件特别的雨衣,构成了我童年最温馨的画面,每当想起,心里便满是温暖。

后来,我长大了,偶尔也会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,每当握住车把,那熟悉的感觉就会涌上心头。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坐在爸爸自行车前杠小坐凳上的时光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脸上,爸爸哼着不知名的小曲,世界都变得温柔而美好。

再后来,我有了自己的孩子,我给她讲起爷爷那辆凤凰牌自行车的故事。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与向往,就像当初的我。我带着她来到自行车博物馆,看着那些古老而又精致的自行车,就像看到了岁月长河中无数家庭的温馨画卷。在那里,自行车不再仅仅是交通工具,它们是岁月的使者,承载着亲情、爱情和希望。

如今,街头偶尔还能看见一些老人骑着老式自行车慢悠悠地经过,那背影像是从旧时光里走来。自行车上的旧时光已经远去,但它留下的温暖与美好,如同自行车轮留下的痕迹,深深地印刻在我的生命里,永远不会被磨灭。它是喧嚣现代生活中那一抹宁静的乡愁。感谢那辆老旧的自行车,让我拥有了如此丰富而深刻的记忆。那些简单却充满温情的日子,如同老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回放,让我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中找到了一丝心灵的慰藉。